



希望文学丛书



锦云 王毅

# 笨人王老大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2 036 7589 8



·希望文学丛书·

笨人王老大

锦云 王毅

---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印刷一厂

---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8印张 151,000字

1983年12月第1版

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-51,500

书 号：10325-2

---

定价：0.84元

锦 云



王 毅

## 作者小传

锦云，一九三八年生于河北雄县，在故乡度过童年。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尔后分配到北京市远郊县工作，教过中学，当过公社、县干部，后调市委宣传部工作。现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。一九六三年与子悦、王毅等同学合写独幕话剧《毕业前夕》，为处女作。以后与王毅多年合作，有剧本《春天的故事》等。《笨人王老大》是二人合作的第一个小说集。

王毅，北京人，一九四〇年生。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戏剧工作室工作。现为黑龙江省京剧团编剧。写过《上任》、《汉宫恨》、《皇亲国戚》等戏曲剧本，写过诗歌和小说。龙江剧《皇亲国戚》获全国优秀剧本奖。与锦云合写的短篇小说《笨人王老大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新花竞放，新人辈出，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。它从一个重要方面，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正确。以发现、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《希望文学丛书》，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，以个人选集的形式陆续出版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，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，而敏锐的生活观察、浓郁的时代气息、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，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，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。

# 目 录

笨人王老大	• 7 •
“大能人”趣话	• 20 •
棒打鸳鸯	• 31 •
草莓三爷	• 54 •
瑟瑟江中	• 65 •
喜 事	• 83 •
“状元”外传	• 92 •
小 换	• 114 •
一壶酒	• 130 •
雪打灯	• 147 •
六奶奶	• 158 •
山 伯	• 172 •
茫茫口	• 183 •

---

## 笨人王老大

才进腊月，小王庄就象年下一样热闹起来。各家的热炕头上，堂屋地里，结满霜花的玻璃窗下，风快地传播着一条新闻：王老大的儿子小水和王老大的闺女小珍，订亲了！

小珍子是四岁那年跟着她妈“走道儿”过来的。娘俩嫁爷俩，虽不犯法，却不合俗，而且还有一个不雅的称谓，叫“爹公娘母”，总难免叫人说长道短。不过，这回却是例外。全村百十户人家，家家赞叹，户户感慨，仿佛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小王庄的人，这些年，经的见的多了，平常的事，犯不上浪费眼泪疙瘩。偏偏谈起这段兄妹姻缘，连一些最讲旧礼儿的老人，也不断地撩起衣襟抹眼角。

嗨，人们又想起王老大来了。

王老大活着的时候，没谁惦记他。他是小王庄出名儿的



笨人，手笨、嘴笨、脑子笨。有一年，县剧团下来组织赛诗会，一位女演员包他们小组，要求每个人都单独登台来一首。女演员听说他笨，特意给他挑了一首最简单的，可他还是左教右教背不出，老师急得满脸通红，学生直拿袄袖子擦汗。没办法，只好破例编个集体节目，叫他混到里头，跟着嘎巴嘴。谁想上了台，别人张嘴他闭嘴，人家闭嘴他嘟囔，惹得观众哄堂大笑，全组狼狈退场。那女演员气得鼓鼓地指着他说：“你真是个笨人！”还有一回，队长永绪的媳妇到他屋来，给他说对象的事，正说着，怀里孩子尿了，队长媳妇赶忙把孩子放到炕上换裤子，一边随口叫他关上门，哪知道，他老哥竟咕咚咕咚跑出去，把大街门给插上了。队长媳妇笑得前仰后合，弯下腰，点着他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大哥，你真是个笨人！”

笨人干活不藏奸，不要滑。可是历来评先进、选模范什么的，他都沾不上。队里有他不多，没他不少，除了派民工、秋分红，各类表格上很少见着他的名字。晚上开会，差不离回回都是他先到，坐在队部大炕的灯影后面，津津有味地听到完。可是队长一发脾气，就说：“敲钟开会，为什么全村没一个准时来的？”那口气，似乎王老大不算小王庄的人。一来二去惯了，人们只有在逗乐子时，才会提到他。什么“王老大叫门——笨到家！”还有什么“王老大演节目——跟着混！”又有什么“王老大换尿布——该关街门啦！”等等。

小王庄的人们开始严肃地议论王老大的为人处事，是

在他两次组织家庭之后。

王老大的对象挺难找，不是人家嫌他太笨，就是他嫌人家太灵。直到三十出头了，才由队长永绪趁外出开会的机会，给他寻摸了一个姑娘。两人见过一面之后，很快就登了记。队里批给他一块地基，大伙七手八脚，垫土的垫土，打坯的打坯，不几天就盖起了三间土坯心、砖包角的海青瓦房。说着喜期临近，谁成想王老大节外生枝。

他的新房隔壁，住着一户人家。两口子结婚七、八年没孩子，那男的跑了一趟大同，抱回来一个小男孩。说也怪，自从抱的孩子进了门，那女人竟一连生了两胎。有了亲生的，抱来的成了累赘，受尽了虐待。乡里乡亲的看不惯，队干部也多次对那公母俩进行教育，无奈人要是不地道，凭谁也劝不好。王老大很怜惜那孩子。路上遇见了，总要拉到井台旁，给他洗洗小脏脸、小黑手，往怀里塞根麻花什么的。有时候，还给他捉个小黄雀儿，编个鸟笼子玩。如今，跟这家人成了邻居，常常听见那院里不是打，就是骂，大人吼，孩子哭，四五岁的孩子，又抱柴禾，又看小的，成天眼泪汪汪，焦黄枯瘦。这天，夜里下过一场小雪，他起来扫院子，忽听那边屋门“哐当”一响，孩子被推了出来，说是不让小的抓笼子里的雀儿，得“冻冻”。大冷天，那孩子光着头，趿拉着两只大人鞋，穿着袖子短了半截的小薄袄，进不去屋，哭喊着拚命打门，这真象挠了王老大的心！他再也忍不住，翻过院墙，抱起那孩子，冲屋里吵了起来。

王老大吵架也透着笨，吵了半天，其实颠来倒去还是那半句话：“新社会啦，你别太什么了！”倒是那个狠心的婆娘，反象占了多大的理，连篇叠句，辣气尖声，吵了个没完。什么“多管闲事”啦，“挑唆孩子跟俺分心”啦，“逢傻必奸、笨人心毒”啦！那男的更是风风火火，把个鸟笼子扔到院里。连同王老大给孩子新逮的“吱吱红”，一脚踩个扁。周围的乡亲帮着王老大数落他们几句，谁知那女人竟倚疯撒邪，发泼叫号：“扳着不心疼的牙，说凉快话谁不会！俺们家的孩子就这么养活，瞧不惯的领去，谁要给谁，把他供在佛龕上俺不管。退俺们二百块钱的本儿了事！积德的，行善的，领啊，领啊！”王老大气黄了脸，抱起孩子奔了队部。

王老大非要这孩子不可。特别是听说那两口子即将迁居关外，他不能眼瞅着孩子叫他们带走。队长永绪劝他，是不是等未婚妻来商量一下？王老大自信多余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商量不商量的，还能有别的主意吗！那两口子一看王老大真要孩子，以为得了发财的机会，漫天要价，什么“吃食费”、“穿戴费”，外加“操心费”，算来算去，竟算了五百元！最后还是永绪作主，一百五十元把孩子断给了王老大。那两口除了心病又得钱，自是欢喜不尽，一家人急忙搬往关外去了。

孩子安安稳稳睡到了王老大的炕头上。可是未婚妻呢？不用说，当时办登记是永绪开的介绍信，这回又是永绪搬动大印，给他们办了解除婚约的手续。王老大头一次

成家，媳妇没娶来，先“娶”来一个儿子。

对这桩事，小王庄的人们有的赞成，有的摇头，争相议论了很久。

王老大自管按照他笨人的思路行事。他给孩子改取了个庄稼名，叫小水。他抱着小水到诊所看病，到供销社扯布量衣，又求队长媳妇纳底子做鞋。他自己则是一天两顿，蹲在灶前，做了稀的做干的。每当小水扳着他的肩叫一声“爸爸”，他的心都要“忽啦”地热一下。这个笨汉子，不会流泪，也不会用五官的移动来表示自己的感情，他只是把孩子搂得更紧一些，嘴里含糊地答应着：“嗨嗨！”

赞成与摇头之争尚未平息，转年开春，便又传来了王老大二次成家的消息。

那时，“吃饭不要钱”的食堂刚刚解散，人们正挨度着可怕的春荒。一天王老大进山砍柴，正路过大北峪沟口的探头砬子下面，忽听一阵哭声从上方传来，抬头一看，竟是一个三、四岁的小女孩，斜挂在从峭壁石缝里伸出的树枝上。王老大撒腿跑上崖顶，又跳着石缝溜下去，解开捆柴用的绳子，把孩子拴在自己身上，一步步往上登。到了上边一问，才知道孩子是为了摘那几粒隔年酸枣。这时候，一位妇女，怀里揽个吃奶的，手里拽个刚会走的，呼哧呼哧跑过来，叫了声：“珍子！”就再也跑不动了。小女孩扑过去，抱着她妈的腿哭起来。王老大很生气，冲着那妇女喊道：“你这个当妈的！”女人一愣，似乎感到委屈，但并不剖白，只是用感激的目光温顺地望着他。突然发现了他脸

上有被树枝划破的血印子，便连忙从怀中裹孩子的小被上撕下一条布来给他擦，又赶着给他拍打身上的土。王老大怒气未息，还想教训她一顿，尚未开口，却一眼看到她脚上穿的孝鞋，便呆住了。他又看到那个刚刚被他救下的珍子，正往才会走的小弟弟嘴里一粒一粒地塞酸枣。王老大不说话了。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净面窝头，递过去。那孩子妈妈不肯接，低声说：“大哥，你还得干活！”王老大动动嘴唇，把窝头放在她怀里的孩子身上，抹身走了。

这个女人是谁呢？她的孩子为什么饿成那样？王老大从不爱打听人，这回却怎么也搁不下。他抱着小水到队长家串门，因为队长媳妇的娘家就在大北峪。这位弟妹，平常一个人在家对着墙还练得嘴呢，何况有人来问，不等王老大问完，话匣子早打开了。原来这女人叫大翠，当姑娘时就是出名的老实疙瘩。嫁个男人，倒也般配，谁知头年又死在浮肿病上。为了丈夫的病和死，她拉下了不少饥荒，连那点点口粮都卖了一半。现在，她背着一身债，又带着三个张嘴要食的小崽，再寻主吧，谁要？不寻吧，可怎么过呢？

是啊，她可怎么过呢？——王老大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思谋着，直到小鸡子叫。

笨人也真有邪的，第二天他竟然抱着小水，悄悄跑到大北峪，闯进人家寡妇家里，硬把几张钞票，摔到了那个心情慌乱的女人的面前。一个月后，他又公然到队长家来求媒了。队长媳妇吓了一大跳，一个劲地嚷嚷：“笨哥，你可别

胡说八道，你再想想，再想想！”王老大吭哧憋肚，还是那半句话：“新社会啦，咱们都得什么点！”

小王庄又一次轰动。这回，赞成派急剧减少，摇头派大大增加，更有一些难以入耳的尖刻议论。

有的说：“八辈子没见过女人，叫这么个娘们迷惑住了，替死鬼拉套去吧！”

有的说：“可怜小水，后爹娶后娘，出了尿窝进尿窝！”

庄稼人毕竟心肠热。说归说，总不能袖手旁观，还得想办法劝说。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挤进王老大的小院，又叹着气鱼贯而出。人们在村口围住了媒人，指令她不许穿线。

队长媳妇虽然嘴快，却处处听丈夫的。队长一口咬定：这门亲事，可订！他命媳妇突出重围，往返三次，做成了大媒。他又亲自套了一辆白马大车，把那四口接进了小王庄。

队长永绪是小王庄公认的灵人。兴许是相反相成之故，这个出名的灵人却偏偏佩服那个实足的笨人。起小儿俩人一块玩，灵人总去出招儿的，笨人总去出力的。不过一到坎儿上，灵人总要看看笨人的神色，想从那里讨到一点什么启示。实在，灵人懂得笨人那颗比金子还要贵重的。心如眼前，在笨人心底的一团美意不为众人理解的时候，如果不是队长兼灵人出头张罗、吓唬，恐怕他连新娘都接不进门呢！

大翠低头进了小王庄，象是请进来一台戏，立即被各种各样的目光团团围住。一些长舌之妇、好事之徒，专拣

吃饭时去串门，要看看粮稀米贵之年，新人是怎么给自己的三个亲崽和一个后儿盛粥。有时，他们还拉住小水问：

“你妈打你不？”“你妈给妹妹、弟弟做好吃的啦？”

使这些无聊的人失望的是，小水和小珍他们，成天手拉手乐呵呵地跑进跑出，“咱爸”、“咱妈”喊得出响。大翠拿个贴饼子给几个孩子掰，总是妹妹让哥哥，哥哥让弟弟，根本分不出两窝儿的！

大翠深知，在这一米度三关的饥年荒月，王老大收留她们母女四人，这个人该有多么热的心肠，多么大的勇气！于是，她也把一个善良女人心中蕴藏的一切深情、美意，倾献给自己的丈夫和他们的儿子小水。三十多岁的王老大，何曾受过这样的温情，何曾有过这样和谐、妥贴、井井有条的家？他心满意足。他似乎觉得，自己过了这些年，专等的就是她！他常常禁不住久久地在灯下端详他的女人：长长的头发在脑后挽个髻，乌黑的眼睛，白净的下巴，总是闲不住的一双厚厚的手……看着看着，他那被山风吹皱的水泡眼变得迷惘起来，厚嘴唇颤颤地，小声问：“你，还走吗？”大翠先是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后来又舒眉展眼地笑了，说了声：“傻子！”便甜甜地投到他汗浸浸的怀里。

小王庄也出过几个高中生，都是读过外国小说的，他们叹息说：这是怜悯和感激，算不得爱情哟！也许，王老大和他的大翠还没有那么高的程度，反正是，这两个身负生活重压的庄稼人，就是如此相依为命地结合了。

饭桌上清汤寡水，热炕上恩爱夫妻。大翠除了尽心照

顾好四个孩子，难免要额外关心一下丈夫。为这，还闹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呢。有一天，四个孩子都睡下了，大翠从被窝垛下面掏出一个用毛巾包着的贴饼子，悄悄塞给丈夫。王老大接过一看，火了，冲着她大声嚷嚷：“你这是干啥！”气得大翠第二天跑去找队长媳妇诉说。队长媳妇打趣地说：“咳，他那是疼孩子，舍不得吃！他疼孩子，不就是疼你嫂子吗？你呀，急啥？慢慢来，教他……”姐妹俩吃吃地笑了。事情到了队长媳妇嘴，自然传得快。从此，小王庄关于王老大的俏皮话里，又添了一句：“王老大吃贴饼子——慢慢来！”笨人听了，嘿嘿一笑。

不过，终归是两个人的口粮，一下子分到六个碗里，粥稀了，人瘦了。再加上替大翠还账，光棍汉多年的积存花光了，日子够紧巴的。队长永绪在会上提出给他家一点救济，却被王老大拒绝了。他自有办法。

笨人王老大是砍柴人里的状元。“镰刀快不快，全凭胳膊拽”，人说王老大上山不带镰刀，一天也能拽它五、六百斤山柴。山里人有句话，叫“驴二驴二”，说是一头壮实驴最多也只能驮二百斤。人说王老大背的柴，一头毛驴驮不动。平时蔫头耷脑的王老大，一背上捆满山柴的梯架，精神头就来了。他手里拿着一根三尺来长的木棍，走累了，把木棍拄在梯架下面的横梁上，两腿稍作弯曲，让山柴的分量落在木棍上，就能美美地歇一歇。新婚后的王老大，每当这时，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几声梆子腔哩。这，还不算他的看家本事。砍柴人最称道王老大的“绝招”，是他能够



背着二百多斤山柴很轻松地伏下身子咕咕噜噜喝一气清凉的泉水，胡茬上挂着冰花，一溜小跑，追上前行的同伴。村里人管王老大那双轮胎底、实纳帮的山鞋叫“山羊蹄子”，意思是只要山羊能够上去的地方，就休想挡住王老大。“阎王鼻子”、“小鬼脸”是大北峪里的险道，使一般的砍柴人望而却步，笨人王老大偏爱用他的镰刀给“阎王”、“小鬼”们剃头刮脸。因为那里山柴厚密，砍一天顶三天。

那时候，村里还没有天天讲路线，办啥事还有点灵活性。靠了这点灵活性，王老大农忙下田，农闲背山柴卖，尽管他的大翠又给他生了一个小五，他还是不向队里伸手，咬牙度过了难关，还居然添置了奢侈品——一架小小的收音机！晚饭后，一家七口围着匣子听评戏、听相声，觉得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就象嗑瓜子嗑出了臭虫，王老大听匣子，听来听去，听出了差音儿！什么“造反”呀，“大乱”呀，霎时间爆土扬尘地全来了！小王庄的庄稼汉们一时都晕了头，何况他又是个笨人呢。笨人心想，咱不招谁不惹谁，你造你的反，俺过俺的日子，莫不成还拆灶端锅吗？拆灶端锅倒没有，可是公社明文下来了：一律不准砍柴卖钱！说是，砍柴，会砍掉社会主义哩！背山，会背回资本主义哩！

王老大只好净靠着工分养家了。偏偏工分越来越毛。成天价坐屋里开会，要记工分；水渠挖了没用再填上，要记工分；田埂垒了不对再扒掉，要记工分，那工分还值啥钱！笨人爷儿几个全年总能挣上六、七千分，可是一年到